

前漢書

冊二

前漢書卷四

漢 蘭 臺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荀悅
惠愛民曰

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謚法

慈高

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官儀如淳

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

幸姬戚夫人臣瓊

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

姬並內官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

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矣號皆稱姬焉

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萃姜亦大國女也後

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

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

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

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

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

字下宋祁曰越本立

都中都

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爲亂欲危劉

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

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
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
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
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
耳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
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桀
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
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
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
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
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
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

音火故反

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

天授非人力也

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

師古爲

音反于

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

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

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

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

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

占曰大

橫庚庚余爲天王夏

啓以光服虔曰庚庚其絲文也占奇曰庚庚其絲文也

謂其繇也

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嬗賢至夏

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

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

古曰繇文教反本作籀

宋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

也更言去諸侯而

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

后弟薄昭見太尉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

師古說

前漢書卷四 帝紀

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

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居左御者居中又有尊者

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張武

等六人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

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

師古曰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

至邸而議之

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

此類閏月己酉入代邸○劉攽曰己酉去誅

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柴武

御

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宗正臣郢

劉郢文穎曰

朱虛侯臣章

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

蘇林曰劉揭也

再拜言大

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爲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非帝非

侯表曰高帝兄仲妻也仲

不詳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

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爲鄼侯也

頃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

侯子濞爲吳王故追謚爲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

邵陽侯喜以子濞爲王追謚爲頃王頃王后封陰安

侯時呂頡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安知其爲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

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謚爲

傾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

琅邪王

劉澤曰列侯

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

師古曰不

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師古曰不材也

不足以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宣者

蘇林曰楚

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王名交高帝弟也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

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讓不授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
變卽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

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

劉放曰忽言輕易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

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

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

東牟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

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

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

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

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謀爲大逆欲類此○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林蘇

曰男賜爵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

酺五日

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爲言布也

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

爲酺服音是

祁地字或作酺南本浙本並作餉

宋祁曰酺音義同○宋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

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

將軍壇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

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

○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

無呂字

呂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

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

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祁曰呂祿南本無呂字

其益封太尉勃

邑萬戶賜金五章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二千戶金

珍倣宋版印

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
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
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
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
同日帑讀與奴家今除此律師古以
假借字也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應劭曰懸音篋
天下人民未有懸志應劭曰懸滿也師古曰
浙本無也
宋祁曰南本
禪灼曰嬪
焉古音直用
益也音直用
反他皆類此
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
其安之師古曰安
也如淳曰閼
志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閼天下之義理
多矣猶徐也言不及耳
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

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文頴曰
陪輔也

豈爲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

專於子

宋祁曰越本專作傳

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

古

且千歲

師古曰安寧也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

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

古

有天下者莫長焉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
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
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
內師古曰設置立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而更選
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也

老之意哉具爲令

師古曰備爲修制

有司請令縣道

師古曰或

縣或道皆用此也

制

年八十已上賜米月一石肉二

十斤酒五斗其九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師古曰綿也

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師古曰長吏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

不滿九十嗇夫令

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蘇林曰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

如淳曰取其都吏有德也

蘇林曰行音下孟反

是也閑惠曉事卽爲文無害

都吏

不稱者督之

師古曰循

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蘇林曰千石察視責罰之

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

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

也師古曰刑爲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入

十九年之入雖合加賜其中有被

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楚元王交薨四月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師古曰潰上湧曰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

洽乃脩代來功時有功者也來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

前漢書卷四帝紀

出

師古曰自代來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

洽乃脩代來功

時有功者也來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

前漢書卷四帝紀

六 中華書局聚

迎朕朕狐疑皆止朕

師古曰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

稱狐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

將軍

師古曰尊高其官秩

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

皆至九卿

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

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

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

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

侯齊王舅馯鈞爲靖郭侯

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

外戚恩澤侯表云鄆侯馯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

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爲鄆乎鄆音一戶反又音於庶

反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師古曰邑去長安遠

之吏卒給

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師古曰所領反繇音僑

朕既不能遠

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下當有然字

是以設備未息

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

師古曰整也音勑

其罷衛

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師古曰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

餘皆以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

舍置廩按廣雅云置驛也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

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

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

以勤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

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

籍謂踏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卽位不

籍千畝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師古曰黍古

稷曰盛粢在器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

皆赦之爲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有

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

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

辟古

禦

彊

言

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

疆讀曰疆開疆言開士地也

賈誼書曰衛侯朝

疆行入還之曰啓疆

兩說並通

他皆類此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

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

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

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五

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

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所以

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訐言之罪

高后古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訐言之罪

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訐與妖同

是使衆臣不

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
共行祝詛後相欺詛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
音莫連反○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
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吏得以爲大逆

賓也故吏得以爲大逆少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
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朕
也亦至也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
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

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十鑄刻篆書第
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
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

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詔曰農天下之大
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
遂師古曰衣食乏絕致有夭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
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
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

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

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

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於其家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卽白羊所

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

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

本秦林光宮○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

遣丞相灌嬰擊匈奴

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

高奴師古曰之往也

高奴上郡之縣

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

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上郡之縣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

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臣瓊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

姓二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

誤吏民

師古曰詿亦誤也音卦

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

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師古曰雖之去而來歸者亦赦

○劉攽曰

高帝詔曰興居去來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八月

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

家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

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

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

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

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近字應說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

也是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

嚴道死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

千石無得擅徵捕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得稱也

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

憲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罿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罿獨災也師古曰罘罿謂連闕曲閣也

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罿然一日屏也罘音浮

○宋祁曰江南本憲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有長星出于

東方

文穎曰李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李星也其形象小異

長參

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常也大法李星多爲除舊布新

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

大法李星多爲除舊布新

火災

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

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節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二字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

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

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

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

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榮或用繒帛榮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

啓榮音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

于今而野不加辟

師古曰開闢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

未加務也

師古曰從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

師古

未加務也

師古曰從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

師古

師古曰樹謂之植也

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

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以勸焉其

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

力

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

朕甚嘉此

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

師古曰無

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

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讀曰古導曰道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桑之禮制也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郊祀志五月

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廩身從事

晉灼曰廩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

末者無以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言農與賈俱謂劉攽曰謂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

父北地都尉卽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卽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卽

班固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

遣三將軍軍隴

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

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

申教令

謂約束之師古曰申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

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

於是東陽侯

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

師古曰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

師古曰愧字

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

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

師古曰上然後及親也以賢爲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傳受釐坐宣室是也淳曰釐福也賈誼

假借用耳同音僖

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

古曰釐本字作禧

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與音豫是重吾不德也
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紀隴西縣

上乃下詔議郊

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

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

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

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

始郊見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

以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

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

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鼂錯傳

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韋昭曰郊祀志

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

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
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宋祁曰按紀年通譜

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爲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

元年

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

冬十月新垣平詐

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

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

登

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

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反下皆類此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讀曰歎音弋於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

寡而計民未加益

計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以口量地其於古

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

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

蕃亦多也

音扶元反

工商之業爲酒醪

以靡穀者多

也

醪音來

高反

靡音糜

散酒也

靡音糜

散

六畜之食焉

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曰

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

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

下宋祁曰

隱字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

蘇林曰

棫音域

張晏曰

秦昭

王所作也

晉灼曰

黃圖在扶

風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旣不明不能遠

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

古

戎狄荒服故曰

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

封坼之

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封坼之

內勤勞不處

師古曰坼亦畿

字王畿

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

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

境多殺吏民

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

德也

古曰諭曉告

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

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

不安

師古曰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

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

師古曰子之號也

單于匈奴音蟬天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反還也

計

社稷之安

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

也之往也趣也

師古曰

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

和親意也

始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爲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

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

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

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

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將軍張武屯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今有柳市是也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徵張揖曰在昆明池南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宋祁曰棘門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卽螽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蠭蝗音胡光反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鍾音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以振民民得賣爵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

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

有死

師古曰曰始生者曰萌奚何也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

使重服久臨

云服古曰臨哭也

之數

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音直古曰重反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猶言細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贊

日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

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

師古曰靡無也

朕旣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有過失也

行音下更反羞謂忝辱也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
與讀曰斂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
以不可嘉爲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
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不
劉敞曰與讀曰斂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
明而蒙此斂是可嘉也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
其奚哀念乎劉敞同

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

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孟康曰踐蹠謂無

也晉灼曰漢語作跣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無發

也晉二說是也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

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日夕各十五舉音

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不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爲下棺也音

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虔曰

義與高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

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

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

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
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
無七月也應氏旣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
未之思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
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
者未葬則不服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
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
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旣葬除重服制大紅小
養紅所以漸卽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它不
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文者皆以類比而行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
改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爲陵號歸夫人以下至
少使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
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軍以備非常屯
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古淳曰穿擴出士下棺也已而
上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
寶之又卽以爲墳故云復

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張武古曰卽賜

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

陵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

無所增益有不便

○宋祁曰下疑有者字

輒弛以利民

○宋祁曰弛

廢弛音式爾反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也

○宋祁曰不富不貧謂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爲

○宋祁曰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繩

○如淳曰弋黑色也繩厚繩繩音大奚反

所幸

慎夫人衣不曳地惟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

○宋祁曰舊作飭當從

此因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

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

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凡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蘇林曰假

音休借人之借

音以借音

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

數百幾致刑措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

罪人不遇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

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

烏呼仁哉

前漢書卷四

珍做宋版印

前漢書卷四考證

文帝紀立爲代王○臣召南按監本作立子恒爲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爲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今從宋本頃王后注時呂穎爲林光侯○臣召南按林光當作臨光樊噲傳可證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卽君位之漸也○胡三省曰如淳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以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耳當受鬻者或以陳粟注淖澑也○臣照按宋本無澑也二字以澑訓淖理不可通澑字當爲泥字之訛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臣召南按四將軍昌侯盧鄉也共侯盧罷師也甯侯魏邀也深澤侯趙將夜也見史記將相名臣表

作顧成廟注因卽爲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臣召南按上郡將軍
昌侯盧鄉也北地將軍甯侯魏邈也隴西將軍隆
慮侯周寵也見匈奴傳
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臣召南按功臣
表董赫是董潔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曰成
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
內史董赤卽依史記欒布傳未嘗爲內史故公卿
表不書此文建成侯旣衍建字以內史連欒布爲
句亦非實事

前漢書卷四考證

前漢書卷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

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

荀悅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啟之字曰開應劭

文帝太子也

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

取天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

始治天下者爲宗

文帝稱太宗是也

始受命

命也

宗尊也有德可尊

○劉攽曰顏說非也

始受命

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

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入月成名曰酌

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

前漢書

卷五

帝紀

一 中華書局聚

謂酌金也師古曰酌三重釀醇酒

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

周人執干戚文始舞

五羽籥

五行舞

冠冕衣服法見禮樂志

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

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

若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

一除誹謗

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

古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

讀曰耆

罪人不帑

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

讀曰耆

罪人不帑

妻子師古曰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

古師古曰妻子同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

重絕人之世也朕旣不敏弗能勝識

速疾也勝識盡

智

知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上世古師古曰知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古昔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等也音牟靡不獲

智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侔靡不獲也音尺孕反

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

昭明也以明休德

古師古曰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昭明也以明休德

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

古師古曰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

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申師古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千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陿無所農桑穀畜師古曰饑謂饑埆瘠薄也陿謂褊狹音苦交反陿音古繫字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

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衍一曰字其議民

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

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文穎曰姓嚴諱翟臣瓊曰此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

五月

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

財物賤買貴賣論輕

師古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

廷尉與丞相更

議著令

蘇林曰著音著牘之著音竹筯反

廷尉信謹

與丞相議曰

師古曰丞相申屠嘉

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

所治所行所將

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

論

師古曰計其直勿論其所費也

而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

臧爲盜沒入臧縣官

謂非飲食者

吏遷徙免罷受其

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

李奇曰有爵者

奪之使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之士卒之伍者言也

從士卒之伍也以所受之臧

告畀其所受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

始傅

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

春三月立皇

子德爲河間王閼爲臨江王

師古曰閼音一曷反

餘爲淮陽王

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

午太皇太后崩

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

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

國蕭何孫係爲列侯

師古曰係音胡計反

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

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

其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

此合豈更名嘉乎

子恢說不孝謀反

欲以殺嘉大逆無道

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

欲

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

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

子當坐者復故爵

如淳曰產皆

棄市今赦其餘子

父母妻子同

不與恢說

謀者復

其故爵

論恢說及妻子

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

災吳王濞膠西王印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古師

闢其義兩通

音璧又

音

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

師古亞夫

周亞夫

大將軍竇嬰

將兵擊之

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師古亞夫

周亞夫

大將軍竇嬰

將兵擊之

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

晉灼曰錯

音錯置之

錯古曰晁古朝字二

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卯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

師古

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

夏六月詔曰迺

辟光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

夏六月詔曰迺

辟光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

夏六月詔曰迺

辟光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

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詐誤吏民吏民不得已

師古已止也言不得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及逋逃士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蓀等與濞等爲逆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及逋逃士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蓀等與濞等爲逆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及逋逃士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蓀等與濞等爲逆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及逋逃士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蓀等與濞等爲逆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及逋逃士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蓀等與濞等爲逆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蓀音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

師古曰

藝音朕

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及逋逃士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蓀等與濞等爲逆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及逋逃士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蓀等與濞等爲逆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不得

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立皇子端爲膠西

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

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

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

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事○劉攽曰此年記十月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

榮爲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

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

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

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

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

從昆弟也
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

奏謚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謚

文也臣瓊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謚者述累德行之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

奏謚策

如淳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

之臣瓊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

本名行人卽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

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

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大行矣而百官

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矣而百官

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

令當是表誤○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頌

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爲大鴻臚行人爲大行由它書卽武帝時官記景帝

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
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

乎○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
令奏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

舉王恢李息卽大行令也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

賜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

古曰襚音遂贈音芳鳳反

視喪事因立嗣

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

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師古

謂引車也畢事

畢

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

應劭曰先

葬事也輓音晚皆磔於市今改

日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

師古曰

磔謂張其口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

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

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

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

尉爲都尉

師古

謂

改其號

文

穎曰

楚相

張尚

太傅

趙夷吾

趙相

建

事者四人子

德

內史

王悍

此四人各

諫其王

無使反

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

故不聽皆殺之皆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抑損其權古曰所以春

正月皇太后崩

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乃卒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

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以帝崩後無也臣瓚曰王林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說爲謬是也當

有蝕之立皇子乘爲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

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

事云景帝廟爲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

服虔曰綰衛綰馬十歲齒下平也

夏蝗秋赦徒作陽

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夫

割執不能復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劉殷

月在此年記事十終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爲相

黜師

古曰亦所以抑之令異於漢朝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

邪也獄

以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

貨賂爲市朋黨比周

音頻窪反

以苛爲察以刻爲明

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

失其常理也

有罪者不

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

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

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反讞古曰厭服也

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

錢僞黃金棄市律

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

未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

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

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

希因此定律也

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

古

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

曰兩音

皆爲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獅古曰稱其官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

張晏曰長大也

石位

也音尺孕反

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

大也

六百

二千石車朱兩轓

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

其左輶以簾爲之或用革如淳曰車之藩也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藩載欒盈卽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反出非矣轓音甫元反輶音方遠反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千石至六百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

也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劉攽曰此文參

也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爲右扶風主爵中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劉攽曰此文參

也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藩車之藩也左氏傳云以

皆上丞相

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尙輕故爲設禁又惟

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筆令語在刑法

志

師古曰筆音止藥反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

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
不當讞者不爲失師古曰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訖其理不欲令治

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

侯相爵右庶長

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

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

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師古曰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屯鴈門沒入其馬者

纂組害女紅者也

應劭曰

纂今五采屬

綺是也臣贊曰許慎云

纂者今謂之

赤組非纂也

師古曰纘說

是也

綺會音子內反

綺會五綺者

今謂之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

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

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

繇讀曰

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師古曰畜

彊毋攘弱衆毋暴寡

師古曰攘取

音人羊反

老耆以壽終幼孤

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僞爲吏

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者也

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

謂詐自稱吏耳

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李奇曰

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蚌賊也

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

牟食苗

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

奸法因法作奸也

文穎曰與之是

則共盜無異也

師古曰

盜謂盜者當治

而知情反佐

與之是

謂盜者當治

而知情反佐

與之是

謂盜者當治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

讀與眊同音莫報反

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

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

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

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

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迺得爲吏十算十

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

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訾同他皆類此

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

之訾算四得官士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

利獲其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

以通有無易貴

賤閒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
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韋昭曰發民用其資以顧庸二千
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甲
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瓊曰帝年三十二卽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
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
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
酉葬陽陵臣瓊曰自崩及葬凡十五日陽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
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
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
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周也醇不澆雜

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陶劉攽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青爲翟襄平侯相夫爲

嘉者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世亡其書有追補之者

前漢書卷五

卷五

前漢書卷五考證

景帝紀五月令田半租○臣召南按史記除田半租
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盡除田租至此年
始復收其半租也

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吏訛史從宋本改

前漢書卷五考證

珍倣宋版印

前漢書卷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帝紀第六

孝武皇帝

荀悅曰禮謚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

景帝中子也

母曰王美人

比古曰外戚傳美入比二千石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爲膠東

王七歲爲皇太子

母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爲太子

後三年正月景

帝崩

張晏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

師古曰後三年

景帝後三年也

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

勝皆爲列侯蘇林曰蚡亦鼴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

劉攽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

前漢書卷六

帝紀

中華書局聚

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
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
詔書矣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師古曰
衛綰也
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
請皆罷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爲秦
孝公相封於商號秦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
也蘇秦爲關東從長張儀爲秦昭王相爲衡說以抑
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爲法賞不失卑刑
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奏可春二月赦天
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張晏曰
二筭復
二口之筭也復甲卒不豫革車師古曰新
之賦也重如造此錢也見食貨志
行三銖錢師古曰新
壞四銖錢
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
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耆五十日艾今天下孝子順
孫願自竭盡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

心鬪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曰給古

鬻栗以爲糜

鬻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

養之事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卽復子無子卽復孫也遂申也復音方目反

五月

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爲歲事

康孟

日爲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爲常故曰

歲以爲常是也總致敬耳非止祈農

○劉攽曰歲事也師

爲音于僞反謂爲歲事曲加以禮耳

曲加禮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

赦吳楚七國

帑輸在官者

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

劉攽曰

讀與李同師古曰帑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

鄭氏曰去

故置新常二萬人

其省萬人罷苑馬曰以蒲裏

之苑舊禁百

采樵不得芻牧

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

徵魯申公

師古曰以蒲裏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入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

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

丞相嬰

太尉蚡免

師古曰寶嬰田蚡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

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

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

里縣之茂陵故曰茂陵

鄉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

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

大饑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

林蘇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卽平門也古者平便皆

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卽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

秋七月

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閩越圍東甌

應劭曰高祖五年立

東甌無諸爲閩越王惠帝立搖爲東海王都

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俟反

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

故曰茂陵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新鑄作也置五經博士
夏四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
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火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

象平生正殿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

建章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

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

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
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
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

臣贊曰以長星見故爲元光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

廉各一人

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衛尉李廣爲驍騎

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

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

絕屬者

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

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

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

褚著其衣犯韻者以墨蒙其面也劓截其鼻

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

犯也韻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屏草屨也劓音牛冀

反字或作劓其音同耳韻音頻忍反屏音扶味反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周

之成康刑錯不用

也音千故反

海外肅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

成王既來賀卽謂此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

亦謂此

北發渠搜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

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

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讚曰

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

師古曰北

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卽可徵渠搜而役屬之瓊說近是氏羨徧服師古曰徧古也

奚反

丁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

鳳在郊

藪河洛出圖書鳴虧何施而臻此與

師古曰

呼嗚呼嘆辭也臻至也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

師古曰

日夙興早起也

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

師古曰

日猗美也偉大也

而且大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

師古曰

之洪業休德

師古曰章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師古曰

夏殷周朕之不敏不能遠德

師古曰不及遠也此子大夫

之所睹聞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

于篇

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

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

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

師古曰詔命也慢謂承

同邊境被害朕甚

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

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

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

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

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師古曰謀而反不進擊

匈奴重輜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

師古曰頓丘名因以爲

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焉

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

爲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縣也水所汜及凡十

六郡界也汜音敷劍反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服虔曰宮在長安西

宮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
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
于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
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
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
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孟說是也
淬音千內反○劉攽曰予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
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疑當云龍淵廟按景帝
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
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黨灌夫也春三月乙

卯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卒萬人治鴈門阻險

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道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

卒萬人治鴈門阻險

爲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

蟲也音莫經反

之徵吏民

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文給之

前漢書卷六 帝紀

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爲計偕闕駟不詳妄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文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爲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

六年冬初等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春穿漕渠通渭

淳如

曰水轉運曰漕師古音才到反

師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

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

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

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爲龍城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

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

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

未輯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

師古曰晉說非也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爲害而

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與集同

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

廣所任不肖

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校尉又背義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

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

文類曰少吏小吏也

用兵之法不勤

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

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

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

其罪下音胡稼

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

也音所勞反

復奉

正義厥路亡繇

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

其赦鴈門代

郡軍士不循法者

師古曰循從也由也

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

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

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

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

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

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襄

德祿賢勸善刑暴

謂以仁義爲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

昌也

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

朕夙興夜寐

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

師古曰天地四方爲宇臻至也

故旅耆老

復孝敬

師古曰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若賓旅

也

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

反選豪俊講文學

謂和習之講

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師古曰

日研求也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

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師古曰邑必有忠信語稱孔子云十室之

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又曰三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薦一人

師古曰閩閭之中故云閩郡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

君子雍於上聞也

師古曰得聞達於天子也雍讀曰壅

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守尉縣之令長

將何以佐朕燭幽

隱勸元元

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

厲蒸庶

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訓

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

服虔曰得其人

適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迺加九錫

應劭曰

樂器四

日車馬二

日衣服三

子虎貴

百人七

日鉄鉞八

日弓矢九

日秬鬯

此皆天

本無文周禮

以爲九命

春秋說有之

臣瓊曰九錫備

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

之有功賜以車服

弓矢是也

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

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

是也進賢一錫說是也

錫瓊說是也

也

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

李奇曰爵

俱削盡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

師古曰與豫斥謂棄逐之

讀曰

在上位

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今詔書昭先

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張晏曰勤求士報國謂其不

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

張晏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宰

奏可十

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

詔曰朕

前漢書卷六 帝紀

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師古曰

暢通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應劭曰

神農結網未耜以日中爲市

伏羲

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

使民知之不苦倦也

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

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

用不懈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應劭曰逸詩也陽

數九人君當陽言

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

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

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

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

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唐虞而樂

殷周據舊㠭鑒新

師古曰追觀舊跡以

知新政而爲鑒戒

其赦天下與

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目前皆勿聽

治

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

不還者皆謂之逋逋音布胡反

秋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

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歲君

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

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

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

高

晉灼曰歲古穢字師古曰淮南閭者歲君之名古降爲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菑川王志皆

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

也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穎曰慈愛也

願呂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

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

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

李息出雲中至高闕

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離北塞名也

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

郡三月己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

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呂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

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呂防姦也內

長文所目見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

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

目百姓之未洽于教

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

讀曰懈師古曰解

其

赦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

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

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

目禮風之目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

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廷引也方

禮記曰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自爲天下先

師古曰舉之文而興禮

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

崇鄉黨之化

師古曰厲賢材焉得崇化於鄉黨

又曰獎厲

之入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

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既

賢材之人崇鄉黨之化

師古曰爲博士置弟子既

崇化於鄉黨又曰獎厲

之入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

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既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

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

匈奴之南界也

臣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卽今之突厥

中經千里今渡沙幕

李陵歌曰

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

李陵歌曰

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曰朕

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

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繇讀與由同

蓋孔子對定公曰徳遠

臣瓊曰論

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哀公問政於孔子

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在選賢

景公目節用

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

尼曰政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

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

在節用不得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

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

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

被釋免或得減輕

今大將軍

仍復克獲

師古曰應劭曰貳級多無所移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

賣者無所流貳

也許慎說文解字云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

賈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貳也

○宋祁曰貳音弋

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

○宋祁曰貳音弋

難易之易

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目寵戰士

元狩元年

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獲白麟

師古曰黃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

作白麟之歌十一

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

二月大兩雪民凍死

師古曰雨于具反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

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師古曰第十一等爵

民爲父

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

師古曰尚書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

蓋君者心也民猶

支體支體傷則心懼怛

師古曰懼痛也怛悼也懼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

日

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服虔

日於

音裔應劭曰快也

也如淳曰快者非如說云見誘怵音怵惕見誘怵

也而音快

惕又非也快或體說字耳誘者誘也音如

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快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

義同耳今俗猶

云相諛誑而說者或改爲

銖導之銖蓋穿鑿也諛音先誘反銖音述

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惄惄念國之爲虐

雅正月之小

憂詩也慘慘

戚貌也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

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日耄老稱也一日眊不明之貌

或

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
也師古曰致送至行音下更反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宣詔書之文使賜
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匹
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
也理縣鄉卽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
賜之卽就也各遺就其所居而贅音之銳反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三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應劭曰在隴西
白石縣塞外河
傳云過焉支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
屬隴西應說並失之鑾音烏曹反斬首八千餘級夏
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能拜起周

章音巡謂擾也應說是也師古曰馴能言鳥

師古曰卽鸚鵡也

隴西及南海竝有之

萬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

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以爲

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皇駁歷屢有茲獻上以幽

遐弗受費撫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

縣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

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

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事○劉攽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

自當無賞耳疑紀誤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江

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

屠王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屠音儲

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

五屬國

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

呂其地爲

武威酒泉郡

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歲乃熟古曰秋冬種之經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如淳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貴者爲吏也臣瓊曰西南夷傳有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爲幣朝覲以薦璧又造銀錫初筭繕錢李斐曰繕絲也以貫錢爲白金見食貨志

物也臣瓊曰茂陵書諸賈人未作貰貸置居邑儲積諸
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縉錢
利重者其筭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縉
是貫而稅之李說爲縉音武巾反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

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
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

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踵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

鄧展

塞音填之墳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

居胥山迺還

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兩軍戰士死

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
其贖死

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

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裏爲後將軍此紀爲誤也

師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爲後食其

基音異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

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

地壘

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

賈欲使人競畜馬

罷

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師古曰猾狡也音乎

反八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百金千石呂

下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

乘騎諸從者

師古曰

流俗書

新本無百字

非也後人妄加之

之

○宋祁曰百金

蠻夷錦各有差

兩水亡冰

師古曰雨

音于具反

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閼爲齊王曰爲燕王胥爲廣

陵王

中古曰於廟

初作誥

服虔曰誥勅王如尚書

諸

誥也李斐曰今

勅封拜諸

之

侯王策文亦是

也見武子傳

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

李奇曰

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爲幣

民富者兼役貧家兼役

小民欲平小

之

衆謂工商也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

李奇曰未

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爲幣

農傷而末

李奇曰

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爲幣

民富者兼役貧家兼役

小民欲平小

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

說是故改幣目約之

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

稽諸

說是故改幣目約之

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

稽諸

往古制宜於今

師古曰稽考廢期有月應劭曰禁半
也音工奚反兩錢及餘幣

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暮自往

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暮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往

而山澤之民未諭

師古曰未諭者示之意

夫仁行而從善義

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目導之未明與

讀曰歟

將

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目侵蒸庶邪

孟康曰虔

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寇攘矯虔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

古曰矯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虔固也

妾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蒸衆也

何紛然其

擾也

師古曰擾煩也

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師古曰褚

下更反大也行音

存問鰥寡廢疾無目自振業者貸與之

師古

日貸音士戴反

諭三老孝弟目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

行在所

如淳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爲家自謂所居

日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朕嘉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爲行在也

李奇

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奇

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

師古曰無位不被任用也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冤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

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郡國有所目爲便者上丞

相御史呂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得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

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

相青翟下獄死

師古曰莊青翟春起柏梁臺

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

三月大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

具反夏大水關東餓死者

呂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

遠義不辭難

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爲仁不憚艱難是爲義也

今京師雖未

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

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

追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日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竝生高七八寸因悉
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
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師古曰抵至也
民免其尼者具舉以聞重音直用反

音下更反吏民有振救饑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取爲關外民上

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孟康曰有

不輸稅令

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緝者呂其半與之

孟康曰有

不輸稅令

以半與之

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

師古曰雨音于

具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敦嗣立
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

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

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睢者河

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睢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睢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睢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上地本名鄭音與葵同爲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睢字耳故漢舊儀云葵上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

陽詔曰祭地

冀州

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州地也周時乃分爲荊州爾雅曰

兩河間

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

古師曰邈遠之意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宋祁曰景德本無孔子字其封嘉

爲周子南君㠯奉周祀

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

南國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

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

稱君也初元五年爲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爲鄭公建

武十三年封於觀爲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

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

而後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宋祁

三年注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改正春

平紀三年改正春二月中山王勝薨

夏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

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

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入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

久之代土入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奎曲之奎師古曰渥音握洼

佳音於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

應劭曰隴隴阪也師古曰卽

音丁禮反登空同山

應劭曰山名也西臨祖厲河而還

李斐音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

見也見音胡電反朝日夕月

應劭曰天子春秋朝日夕月以

夕臣贊曰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

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也

詔曰朕曰眇身託于

王侯之上細末也眇德未能綏民

師古曰民或饑寒綏安也

故巡祭后土上祈豐年冀州睢壤迺顯文鼎獲薦於

廟上古曰得鼎祠旁祠在睢上或云睢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

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

詩云四牡翼翼臣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

李斐極

○劉攽曰予謂親省邊垂詔語耳詩也

望見泰一條天

文檀

文穎曰檀祭也晉灼曰檀古禪字也臣瓊曰此

二說是也

初祭泰時於甘泉此祭天於文字也臣瓊曰此

光十有二明易

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

咸登

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齊戒必自新臨

事必自丁寧

郊

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

故詔引易文

飭躬齊戒

也讀與敕同

丁酉拜況于

南越王相

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

丁丑晦日

有蝕之秋蠹蝦蟇

師古曰蠹蟇也似蝦

下媯反

音麻𧆠音遐𧆠

音莫幸反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出桂陽下湟

康氏曰湏音貞蘇林

水樓船將軍楊僕

出豫章下湏水

鄭氏曰湏音櫩孟

日蘇音挫柱之

音大庚反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日蘇音是也音

零陵下離水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

船下因以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于戈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劍

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劉攽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

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宋祁曰戈船

將軍下蒼梧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戈船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甲爲下瀨

也吳越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

將軍下蒼梧端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

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宋祁曰注文吳越舊本作吳楚皆將罪人江淮呂南

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別將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如淳曰音潘愚尉佗所謂都師古曰卽今之

誤廣州○宋祁曰刊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酌祭宗廟不禹作愚

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服虔曰因八

廟歲以戶口酌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

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

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
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爲丞相
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樂通
擿之也師古曰耐三重釀醇酒也音文救反

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
攻故安圍枹罕

鄧展曰枹罕音鉄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

匈奴

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
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
之行東將幸緜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緜音工侯反

至左邑桐鄉

師古曰左

鄉

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

聞南越破且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

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也

得呂嘉首且爲獲嘉縣馳義侯遺

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師古曰便音頻面反

遂定越

地且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厔儋

耳郡

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厔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

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
百里珠厔言珠若崖矣儈耳之云鏤其頰皮上連

耳珠厔分爲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

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儈音丁甘反字本作瞻譚音審

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孟康曰雋音髓本环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北部都

冉駢是也蜀郡岷山本禹貢曰冉駢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

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

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

師古曰說

樓船將軍

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臣瓚

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五百里見漢輿地圖

師古曰沮音子闔反

匈奴將軍趙破

奴出令居

臣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一千五百里見匈奴傳

師古曰令音鈴皆二千

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呂寶之

元封元年

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

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率西蠻北夷頗未輯睦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朕將巡邊垂

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

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

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

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

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

師古曰亟急

也音居力反

何

但亡匿幕北塞苦之地爲匈奴讐焉

師古曰讐失氣

也音之涉反

還祠黃帝於橋山

應劭曰在陽縣有黃帝冢周

迺歸甘泉東越

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

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綏氏詔曰朕用事

華山至於中嶽

文穎曰嵩高在潁川陽城縣

獲駮麋見夏后啓母

石

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爲石

文穎曰禹生而母化爲石

下師禹治鴻水通

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

石誤中敲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

乃來禹跳

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

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石蓋史追書之非

當時文○劉攽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

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啓字非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嵩祁應劭曰翌明也○宋

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

新本作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

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一人爲乘曹護車駕苟悅

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

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也乘音食證反

登禮罔不答言登禮於神無也

師古曰罔無也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

以名禁無伐其草木曰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

云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

應劭之奉音扶用反獨給祠復士所與

復音方

目反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讀曰預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於天封崇也助天之

高也刻石紀功成於天封崇也助天之

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

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

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

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

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膝書秘語

在郊祀志○臣贊曰郊祀志初天子封太山太山

也朔年秋乃作明堂耳降坐明堂東北陛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

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音敷尾反又音靡故用事師古曰渺競競

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入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陽○劉攽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遊海上行禮祠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

之而武帝亦然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

應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贊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宋祁曰姚本云屑先

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袒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

切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

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師古曰父

甫讀曰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目十月爲元封元年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鄭氏曰蛇音移民田租逋

賦貸已除

師古曰以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

加年七

十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筭

師古曰博至梁父

加年七

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筭者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筭限也

奉

賜天下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

碣石

在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

宋祁曰奈縣舊作參非

碣碣然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

孛于東井又

孛于三台齊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綰氏遂至東萊夏

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隄名也

在郵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命從臣將軍呂下皆負薪塞河

在東郡白馬蘇林曰

限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

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

董卓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悉銷以爲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

年

董卓悉銷以爲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

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漢舊儀云高三丈望見長安城朝鮮王

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

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應劭曰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芝草也

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芝是大美也

瑞應圖王者敬

下房賜朕弘休

師古曰上帝廣臨不以下房爲幽側而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爲幽側而休

上帝博臨不異

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

晉灼曰雲

芝隔異之賜以此是大美也

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

晉灼曰雲

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圖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

宮側者耳賜不偏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作芝

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

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

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

夷未服者目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也

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

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

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飾古曰抵者

當也非謂抵文說是也

三百里內皆采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

臣攢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

降

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

日茂陵書臨屯郡治東臘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

八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文甲反

樓船將軍楊僕

臣攢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

坐失士多免爲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

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

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氐人反分徙

臣攢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

酒泉郡

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

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

臣攢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

有險阻蕭闢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

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

臣攢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

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闢應說是也而

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闢孟如

臣攢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

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或

取安定回中爲名耳非今所通道或

遂北出蕭闢如淳

傳入朝那蕭闢蕭

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也皆

縣在涿郡酒
北界也

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

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

服虔曰燭音注師古

讀如燭謂照也幸中都宮殿上見光

師古曰中都在太原其赦汾

陰夏陽中都死罪目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

師古曰中熱而

租賦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渴死

如淳曰渴音謁

師古曰楊氏秋目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

師古曰中熱而

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當在盧地理志不得

也韋昭曰在南郡望祀虞舜于九疑

應劭曰九疑山名今

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

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疑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

故曰九疑山○宋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疑字下

據史館本改誤

登灤天柱山

霍山在灤縣名屬廬

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灤縣南有祠灤音岑師古曰灤音與潛同應說是

自尋陽浮江親

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許慎云似蛇而四脚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鯉生子如解瓮能吞人也

舳艤千里

李斐曰舳船前頭刺櫂處也艤船前頭刺櫂

二解數圍鯉生子如處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接

不絕也

江師古曰千松反

作盛唐縱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

縱音千步浪反

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

並讀曰傍

薄縱陽而出

服虔曰縣名屬

並讀曰傍

作盛唐縱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

太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

古曰配上帝因朝諸侯

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

年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見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揚

輯江淮物

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會

所祭祀事也

氣神氏曰會合

之氣并祭之謂顯示也

上天見象增脩封禪

謂顯示也

其赦天下

總然後脩封饗也

上天見象增脩封禪

謂顯示也

其赦天下

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

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

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

三州

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所治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乘傳到

迎部

郡國各遣一吏之界上所察六條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

師古曰

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卽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

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勇反字本作要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師古曰

也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蹶者蹶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蹶音土各

師古曰

式反弛音亦在御之而已所以制御之其令州郡察吏

師古曰

民有茂材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

師古曰

曰茂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國謂聲教之外

美也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

於其下立宮廟也文

此額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下詔

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

應劭曰

昆田首

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
故神爲出珍物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
陰殊死目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
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目擊之夏
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太初也

冬十月行幸泰

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

臺災十二月禫高里

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

或者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

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一說以

尚不免况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

加增耳

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

二月起建章宮

文穎曰越巫謂帝曰

越國有火災卽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

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

樓者卽建章宮之闕也

夏五月正歷日正月爲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

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色上黃數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

色上黃數

用五

張晏曰漢據士德士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

字者以足之

之足之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

定官名

師古曰杆音羽俱反

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

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罪謫者也

大宛國名師古曰庶人之有宛音於元反

蝗從東方飛至

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

丞相慶薨

師古曰石慶也

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

臘五日祠門戶比臘

如淳曰臘

音樓漢儀注立秋臘伏儼曰臘音劉

日臘祭名也獵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

日出猶還以祭宗廟故有獵臘之祭也

書作驩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

臘音來盍反○劉攽

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

土皆有光應

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

其赦

汾陰安邑殊死目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師古籍

者總入籍而取之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

應劭曰

在武威塞北

匈奴

古常所以爲障蔽師曰浚音峻稽音雞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

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

師古曰兒音五今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禮石

閣

應劭曰石閣山在泰山下南方方士言仙人閣也

原塞外列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

涇陽縣北出

西

北至盧朐

服虔曰匈奴地名

張晏曰山門郭卽得所築城

師古曰

張說是也

朐音劬

游擊將軍韓

說將兵屯之

師古曰說

音悅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

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應劭

日光祿勳徐自爲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郭也音之向反

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應劭

音之向反

應劭曰

堅利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
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
稅出入者目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

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脩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春正月行幸甘泉

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

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

臣瓚記曰漢帝年六月禁踰侈

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

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蒲里師古曰卽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

祁連祁音巨麗反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萬餘級

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領曰始漢家于道中祠排禡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大搜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巫蠱也師古曰瓚說是渠黎西胡國名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師古曰依山之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以爲威也分音扶問反刺史郡守呂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淳如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樞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

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酷音工護反約音酌

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祀

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

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

雅曰祭地曰瘞蘊蘊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劍反

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

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悞棄市

如淳曰軍法行

掾逗留畏懦者要斬悞音乃鎔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

日吏有罪一亡命二賚增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

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

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鴈門游

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說讀曰悅強弩都

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

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

皇子驃爲昌邑王

孟康曰驃音博晉灼許慎以爲肩驃字

秋九月令死

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

應劭曰言溫淳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因杆將軍赦

有罪要斬徙郡國

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

而傳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至昭帝

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鉤弋趙健仔死葬雲陽

所卽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

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

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目饋宗廟渥洼水出天

馬泰山見黃金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

趾裏蹏目協瑞焉

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蹏以協嘉祉也古有

駿馬名要裏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裏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裏音奴了反○劉攽曰按元封六年詔似非是所謂黃金爲麟趾裏蹏者蓋用首山金爲之日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爲黃金而此稱泰山

耳啟詔先敘三瑞焉因呂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

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

成山

孟康曰禮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

郊祀志作盛

山其音同登之罘

晉灼曰山祠師古曰

地理志東萊腫縣有之罘音浮睡音直瑞反

浮大

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

一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

檀石闕夏四月幸不其以爲縣應劭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

祠神人于交門宮

應劭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

若有鄉坐拜者

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嚮祠坐而舞也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

日嚮坐三拜鄉讀
嚮坐音才臥反

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
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
蛇羣鬪孝文廟下立服虔曰趙所
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
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夷而天下和平

四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

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閉長安城門索

謂文頴曰簡車馬數軍寶也臣瓚曰搜

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

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

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寶也

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師

十一日迺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封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

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

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

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

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

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墮太子宮師古曰卽上游擊將軍也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自節發兵與丞相劉屈釐大戰長安師古曰屈釐音丘勿反又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逃匿也謂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以故加其上黃以別之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州師古曰湖縣名也卽今號閩鄉湖城二縣皆其地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城至浚稽山音峻雞與虜戰多斬首通至

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轡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鄭氏

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

○宋祁曰妻子舊本無子字

古曰屈轡亦坐與

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音千見反

師古曰倩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墮石于雍

二縣也

古曰雍扶風之數

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

晉灼曰案地理志應劭說是

還幸泰山脩封庚

寅祀于明堂癸巳

檀石闔夏

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

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

○劉攽曰按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年皆勿聽則當但稱後元年也

二春正

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驛薨

二月詔

曰朕郊見上帝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以下光景並見亦同

巡于北邊見羣

鶴留止目不羅罔靡所獲獻

如淳曰時春也非用

羅罔時故無所獲也

薦

于泰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
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
合侯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
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
爲莽者師古曰莽音莫戶反○宋祁曰案馬亦滿補反易馬
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易其形
耳以是知漢雖馬
姓亦謂之姥也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

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

師古曰禪

音丁奚反秋七月地震往

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

盩厔五柞宮

晉灼曰盩厔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盩音張流反厔

乙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

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

故諱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帝年十四年壽七十一卽位卽入位

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

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

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

表章六經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

與

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

此類協音律作詩樂建封檀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

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

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前漢書卷六



前漢書卷六考證

武帝紀建元元年○劉攽云云○臣照按攽論當矣然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而今不可考耳或治申商注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監本訛執衛宋本無術字

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中尉無程不識是時中尉爲張歐又按李廣傳廣爲未央衛尉不識爲長樂衛尉卽灌夫傳田蚡所云程李俱爲東西宮衛尉者也此文當云長樂衛尉訛作中尉

起龍淵宮注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章訛帝今改正

置五屬國以處之○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爲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滿福五原屬國都尉治蒲澤而張

按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天永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攻故安圍枹罕○胡三省曰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地理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監本訛十二州今改正臣召南按晉志冀幽并充徐青揚荆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所謂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三河弘農

秋閉城門大搜注搜索踰侈者也○顧炎武曰此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非踰侈者也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注師古曰卽祁連山也○臣召南按晉灼說是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卽白

山括地志云今云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者師
古以甘州張掖縣之祁連當之則戰于內地上文
不應云出酒泉矣祁連固卽天宇但此天山遠在
西北非前此霍去病所奪之祁連近在內地者也
還幸北地祠常山○臣召南按此北地非郡名猶言
北邊耳常山卽北岳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臣浩按
此文天漢四年也至太始二年九月又云募死罪
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文相類一作令一作
募一作入一作人必有一訛顧炎武曰此一事而
重見又同是九月疑衍文也

後元元年○王禕曰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爲後元然
始以後元二字加于年上此爲異也非史官追書
之

前漢書卷七

漢 蘭 臺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昭帝紀第七

孝昭皇帝

荀悅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不應劭

武帝少子也

母曰趙婕妤

師古曰婕妤官婕妤音接妤美稱也故以名宮

本以有奇異得幸

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卽時

伸及生帝亦奇異

文穎曰四月乃生

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

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

師古曰疾下更反

後元二

劉攽曰後文多元字前檢年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甚病

遂立昭帝爲

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

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卽皇帝位

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

前漢書

卷七

帝紀

一 中華書局聚

屬江夏公主所食邑。古曰鄂音五各反。帝之姊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

共養省中

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閭，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

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他皆類此。

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

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

○劉攽曰：是年二月有赦。

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及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

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健仔

爲皇太后。起雲陵。是以就雲陽爲起雲陵。陽

冬匈奴

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古師

下更反。曰行音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如淳曰：謂之液

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爲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爲土德之瑞。故紀之說皆非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之說皆非也。

廣池者言其津潤所及也鵠音胡篤反

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

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

京故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

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

主各萬三千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

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

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

並音伴○宋祁曰景德本柯作牁

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

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

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

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

爲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爲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奔古奔字耳犍音虔又音鉅言

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

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

京師司隸所部

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

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

古師

又舊音辭材兌反

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

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曰磾薨閏月遣故廷尉王

平等五人

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

持節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舉賢良問民所疾苦窶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以宗室

毋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

彊守長樂衛尉

師古曰宮之衛尉也

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

毋種食者

戴古曰其下並同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

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

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

射士於張掖爲屯田也調音徒鈞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曰音辭材兌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射士於張掖爲屯田也調音徒鈞反將音子亮反

宅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

文

穎

曰

上官

之女

赦天

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孟康

曰

武

帝後二年

夏

六月

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

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

匱

古

日

空也

流

庸

未盡還

本

鄉

古

日

流

庸

謂

去

其

往

時

令

民

共

出

馬

其

止

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本

京

師

古

日

中

都

官

作

冬

遣

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本

古

之

縣

陽

夏

之種

謂容

放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本

古

之

縣

陽

夏

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應劭曰

武帝數伐匈奴再

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

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

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師古曰亭

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是也

六月封皇后父驃

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

騎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

師古曰樂

音來各反詔曰朕以眇身

獲保宗廟

眇微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

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

文穎曰賈誼

作保傅傳在

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傅傳

未能有所明也臣瓊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

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

師古曰晉瓊之說皆非也

帝自言雖通保傅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

○劉攽曰予謂瓊說是

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

謂瓊說是

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

儋耳真番郡

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

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

秋大

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

師古曰廣明田廣明

斬首捕虜三

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

官悉自賣鹽鐵酷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

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

奴留單于庭十九歲迺還

蘇

林曰移地名

音移廐名也應其官也掌

節以武爲典屬國

如淳曰以典主諸屬國

師古曰典屬國本

知邊事故

令典主諸屬國

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

師古曰典屬國本

奉使全

得舉火

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

秋七月罷榷酤令民得以

律占租

如淳曰律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

皆罰金二斤沒入

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屬國

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

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國

多律猶謂獄訟之辨

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

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

○劉攽曰予謂罷榷酤令民得以

民得以律占租卽賣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則不得厚利爾

王侯表兄侯殷坐貸子錢不占

四錢以邊塞閼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鉤町侯母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服虔曰鉤音左傳射兩鞠之鞠應劭曰鉤音若挺西南夷也母波其名也今牂柯鉤古町縣是也師曰音劬挺其立母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以冠元焉長公主共養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母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爲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鄧展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

以官職之事

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師古曰吉而免凶也

故死謂之不幸

一副也

中牢卽少牢

一襲一稱也

猶今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

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

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

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

求也于事而干

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

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

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

名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

公孫遺等交通私書

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漢語字少君師古曰此杜延年

下諫別自一人非大夫也

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

光徵立燕王爲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

發覺

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

以告大司農敞

師古曰楊

也敞告諫大夫延年

師古曰杜周之子

延年以聞丞相徵

事任宮手捕斬桀

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據

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爲徵事絳衣奉朝

賀正月

師古

丞相

大將軍史秩

四百石

皆已伏誅吏民得以

漢儀注

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

漢儀注如淳曰

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爲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

與齊王子

劉澤等爲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

師古

今迺與長公主左將軍桀

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

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

古

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誣誤未發覺

在吏者除其罪

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爲吏所執持者

○劉攽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

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

古

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閔百姓未贍

師古曰前年贍足也

減漕三百萬石

師古曰減省所以休力役也轉漕

頗省乘輿馬及苑

馬

師古曰乘以駕車輿者他皆類此

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張晏

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文穎曰往

時有馬

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如淳

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

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

師古曰僵僵也謂樹枯死僵音紀良反

罷中牟苑賦貧

民

師古曰在滎陽

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也

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

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

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

收責

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勑自上所賜與勿收

令其顧稅耳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

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

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

故以度遼

爲官號

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

上服

謂初冠加

服也

師古曰

如氏以

故曰

爲衣服

之服

此說非

也元首也

冠者首之所著

故曰

元服

是知謂冠爲元服

也

元首也

冠者首之所著

故曰

元服

謂初冠加

服也

師古曰

如氏以

故曰

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七歲至四十

四出口賦錢入二十

三十二十錢

武帝

三年以前通更賦未入者

皆勿收

如淳曰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

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

是謂

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

卒是謂踐更也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自

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

千是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自

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

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自

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

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

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

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

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

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

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田古曰千秋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氏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生口也其封明友爲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爲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率領五師古曰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効大不敬會赦太常轘陽侯德免爲庶人文穎曰轘音料德江德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

萬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夏大

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是遼

東如淳曰惡少年爲無賴子第也告劾者爲人所劾也師古曰告者爲人所告也而

逃亡者謂被告也師古曰亡者謂被告也而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王莽立之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

庚戌丞相訴薨

師古曰訴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

曰夫穀賤傷農

師古曰糧多而錢少是爲傷也

今三輔太常穀減賤

鄭氏曰減少之減音

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

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

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後悉爲縣故與三輔同賦

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

罷不急官

師古曰非要職古謂減外繇

讀曰畿縣耕桑者益衆

而百姓未能家給

師古曰自給足是爲家給也

朕甚愍焉其

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
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九歲卽位卽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卽位明年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

二十六日壬申葬平陵臣贊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里

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不疑周公事見豳詩及周書大誥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師古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

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幼年卽位亦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光反減讀爲減省之減

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至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臣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前漢書卷七考證

昭帝紀發軍屯西河○監本訛屯河西從宋本改上耕於鉤盾弄田注○臣召南按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鉤盾令丞後書志鉤盾令一人本注宦者也諸近池苑園遊觀之處則應劭說是

夏陽男子張延年○通鑑考異曰紀作張延年雋不疑傳作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臣召南按驃騎將軍此與霍光傳同而外戚傳及恩澤侯表公卿表俱作車騎將軍必有一誤

罷儋耳真番郡○臣召南按儋耳郡罷并入珠崖至元帝時珠崖亦罷又按後書東夷傳此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則不惟罷真番一郡也

將三輔太常徒注○胡三省曰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注○顧炎武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筭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

粟當之其獨行于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備之乏也

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臣召南按匈奴傳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則此七郡應作十郡郡二千騎正合二萬之數

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注○王禕曰五校謂中壘屯騎越騎射聲虎賁也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臣召南按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後屬南越漢破南越卽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證之此時無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終未罷也